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二十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三十四篇

糸下云象束絲之形。絲下云從二糸。是許君以糸爲象形字。以絲爲會意字。殆非也。絲則象形。糸則省絲會意也。絲之爲物與麻同。苟無說文玉篇。誰復知朮爲古麻字乎。朮之爲字。以種必密比。故兩之。絲之爲字。以其物必挈束。故兩之。凡以象其多也。且其字爲已經涑治之絲。非蠶初吐之絲。何也。糸之古文爲。卽知絲之古文爲。業已成線。

兩股相糾也。小篆作。下作三岐者，非三合繩也。上端屈絲而爲線，故不散。下端則散矣，故三以象之。實則細絲甚多，不止三也。糸則省文絲字耳。絲字業已繁重，用爲偏旁，不便書寫，故省之。從糸者既多，卽別立音義耳。試觀糸、絲、素三部中字，其義竝同，初無區別。而絕之古文，從兩絲，縞之古籀文，彝之古文，系之籀文，皆從絲，則其無異義，概可見矣。恆言皆曰絲，不曰糸，知糸卽絲矣。許君時或就字形解字，不由物形解字，故其說象形也，或未確。如禾字從木，從叀省，其尤蔽者也。豈必爲許君諱乎。

集韻七之，以絲系爲一字。

後漢書宋宏傳以全素系羔羊之繫案系當作糸素糸卽素絲也潔當作絜古潔字

爾下云芾省五經文字作從芾集韻作芾聲段氏以芾訓相當以爾僅足蔽蠶之身爲相當之意稍涉牽強竊卽字形揣之似兼象蠶蔟形蔟蠶者先以杈枝置地加以條桑而後置蠶其上以苦芻而蓋之蓋爾字從虫絲會意而芾則以聲兼形也蠶以卵生而再眠之後卽復胎生荀子謂蠶無牝非也且有性淫者身作黃色中道天死閉有不死者亦不能作爾矣名曰荒蠶大抵儒者體物率從書冊中得之不盡其名曰駒其長甚速與其母同入蔟也蠶之腹中如銀者作白繭者也如金者作黃繭者也映日以觀通明無

礙是可族時矣。聞是時食之甚美。然未嘗食吾少時恆見之。今久不見也。

段氏補鬩篆是也。不獨繼下云反鬩爲繼。可據卽從糸鬩。句亦明徵也。苟無鬩字。將何所從而改繼爲繼。則大謬也。古文絕作鬩。指事字也。反鬩爲鬩。會意字也。小篆又加糸耳。互爲古文。小篆加竹作笠也。求爲古文。小篆加衣作裘也。尤爲古文。來爲古文。小篆加禾作秣。作秣也。皆其比矣。然則從糸鬩之說。似鬩別爲字者何。曰。此或許君拘處。以繼列鬩之上。故云然。抑或後人妄改矣。是以互尤象形。一

望知爲古文而說解且曰或省也。裘下云求聲。求下反云。古文省衣。不通一至此極。則許君之誣。可不辨而明也。○段氏據韻會爲鬘作注。曰繼或作鬘。當改之曰古文繼。

締下云結不解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長相思蓋絲也。結不解蓋縑也。而締下說則謂結之不可解者。非以爲物名也。知然者。自縑以上皆絲之色。自繼以下皆治絲之事。自縑以下。乃絲所成之帛。自縑以下。爲帛之色。澤以縑之無文者。居首。所謂白賁也。自繼以下。乃絲及布帛所作之物。而縑卽在其中。若締遽以縑訓。則失其次矣。

然知結不解爲漢人語。繒下云結也。玉篇則亦曰結不解。或卽述說文而今本經刪節也。

許君說續曰：織餘也。說繪曰：五采曰繪。繪畫也。衆經音義引如此。

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案較然分爲二字。所以正古人之誤也。尙書作會。釋文云：馬鄭皆作繪。馬說無徵。或者如陸氏說。若鄭注春官司服引之曰：作續。釋文亦同。考工記注曰：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續事後素。論語釋文：繪本又作續。尙書傳曰：會五采也。今說文繪五采繡也。蓋後人卽用此說改之。又自加繡字。以五采成此畫焉。由此推之。書之作會。馬本作

繪許所據本亦同而後鄭作績論語之繪許主之而先鄭後鄭皆作績其作績也以繪績爲一字異文也許之作繪也謂與績異義而考工之績爲同聲假借也又案尙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繪繡較然二事許不容不審而見於說文者袞下云卷龍繡于下常繪而言繡衣而言裳綵下云繡文如聚細米也正如尙書矣乃勑下云袞衣山龍華蟲勑畫粉也屬龍于畫與尙書合而自與袞說背牽連山龍華蟲勑與尙書背與繪下引山龍華蟲作繪燥下引藻火粉米各爲一類者皆背以

勑爲畫與尙書背與說絲以繡背竝與勑字從勑背勑者
箴縷所紖衣也箴縷可以繡不可以繪不知何人任意改
竄豈真如段氏說許君誤合繪繡爲一事乎則請以二事
證之尙書釋文粉米說文作勑黼徐本作絲蓋宋人增入
一句謂二徐說文有絲無黼也是勑部原有黼字知不爲
絲字之重文者勑黼一字勑爲部首黼在衣部黼絲一字
其在兩部宜也象尙可刪說解豈不可改又燥下引燥火
粉米大徐作勑米而小徐曰許引藻火粉米不謂藻字當從玉
則燥火爲後人改明矣苟據燥說之則裳之藻乃綴玉爲

之不但非繡抑且非繪古聖乃爲此不衷之服乎幸而繪字說引見元應書得以正之其他則無引者不知原文果何如矣○又案許君以繪爲畫可以尙書作會決之謂許君用本字尙書則省形存聲字可也卽謂尙書爲古文假借字許君之繪則後起之專字亦可也詩會弁如星鄭君引同而許君引作體蓋亦猶此要之繪必是畫卽不得與續合更不得與繡混也○漢書食貨志緣以續爲皮幣顏注續繡也續五采而爲之案謂續爲繡乃出于好古之顏氏不詳何本

縛下云白鮮色也。縞下云鮮色也。色字下皆似有挽字。本部自縞以下皆帛名。不應二字獨主言色。自綠以下二十五字乃言色。其末紕綖二字皆云白鮮衣兒。縛縞不與類。列知非色也。穀下云細縛也。縛字承之。則縛卽是穀。內司服注素沙。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案。鄭以沙穀說沙。卽是說縛與許說穀以細縛正合。玉篇縞下云練也。說文練下云凍縞也。勣下云白勣縞也。則縞卽是縞。廣韻縞素也。素部云白緻縞也。禹貢傳縞白縞。段氏改兩色字皆作卮。竊疑卮卽榘字省文。榘乃染黃之木。不宜加之白縞。若謂縞本黃色。則縞豈非白黃乎。故別爲說。俟覽者再考之。

纒下云援臂也。祭下云攘臂繩也。玉篇：纒，帶也。援，刻本作後，譌也。

今改臂也。收衣袖，秦廣雅：秦謂之纒。然則纒，秦一物也。段氏

以搏衣出其臂說援臂，似可。然援臂本以說纒，則段說不可也。若是搏衣之說，則字何以從糸乎？竊意許君此說，直爲孟子馮婦攘臂下車作注解耳。是以祭下直云攘臂，不云纒臂也。玉篇之說，至爲明了。帶也者，釋其形也。援臂也者，謂纒一名援臂也。而又以收衣袖，秦申之，表其用，兼通其別名也。然則馮婦攘臂，乃是束縛其臂，以便於搏耳。豈擅拳搏袖之謂乎？惟是纒，秦二文之閒，隔數十字，豈攘之

上爲縹紉之屬其質用絲。紉說曰繩而其上六字皆曰繩則紉之質用繩因殊別之與乃縹下縹網二字說皆曰維而維字則又在紉字下三字之後將無後人倒亂之乎姑發其端以俟知者。

網下云維絃繩也。案今之網有上綱有底綱。語云提綱挈領者謂在手之綱也。綱舉目張者謂底綱也。苟舉其上綱則目皆閉矣。網之下口圓底網用兩繩週於下口以鉛或鍍爲押長二三寸視網之大小爲之度押身兩渠而兩繩卽傳兩渠之中別以細繩縛鉛押之兩端則合三爲一矣。

所謂縹者蓋卽此也。云維綱中繩者謂維夫綱之中之繩也。玉篇作維絃中繩意亦同也。許說綱云維絃繩也者則專指底綱何也。絃冠卷維也。絃與縷同用皆帀於項則綱亦帀於綱也。又射侯亦有綱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筠案康成云繫指綱之在舌外者記云出司農云連則通在舌內舌外者言之蓋九節之侯上舌七丈三尺下舌五丈四尺遇大風則布必裂故以繩著於侯之邊以固之其出者則繫於植兩尋一丈六尺兼著

於侯者計之則上舌之綱八丈九尺下舌之綱七丈也以
侯綱之週而於侯知綱綱亦指其週而於綱者也下文綱
字則但謂侯綱之紐與綱無涉段氏兼網言之非也

組下云補縫也吾鄉謂衣之當肩者破補而縫之曰組

音且

補它所則曰綻一字分爲二也又綻下云縵衣也衣部齋
下云縵也吾鄉謂衣小垢對合縫之近似織補者然謂之
縵今語雖沿古義亦未知正合古人意否段氏謂縵其邊
則未聞其語但以同聲之字意揣說之也

繪紂互訓而皆曰馬今語馬用繪驢羸用紂紂加橫木爲

其肩狹於馬也是古通名今異名也。

自縊至紙四十字。玉篇與說文不過小異。惟絆下紉上之
縊。玉篇作縊。先酒切。絆前兩足也。後收雜字中。又出縊字。
相俞切。絆前兩足也。廣韻虞有二部。皆收縊訓。義同。蓋二
部聲通者多。說文自從須。玉篇自從酉。其後收之縊字。則

孫強輩不知而增之。

集韻有部以縊
爲縊之重文。

縊下云彈彊也。謂彈弓之彊也。彈弓無簫。故異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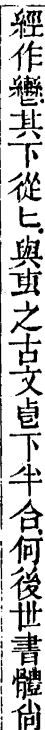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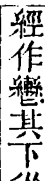
絮下云做髹也。段氏以孰釋做。非也。做敗之髹。不可織者。
乃用以褚衣耳。今猶呼褚爲絮也。

紙字如段氏所說則紙是漢字矣不知紙是古字今所用之紙則自漢始有之耳蔡倫傳自明段氏所引失其區別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筠由此知古用帛爲紙故其字從糸倫所作仍沿古名耳段氏乃曰造紙昉於漂絮支離其說乎○王隱晉書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閒張揖上古今字詁其中部云紙今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卽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漢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

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言古之紙爲今紙案此說甚明了紙爲古字帀則漢字也欸下云績所緝也案緝績轉注而以欸介乎其間正恐人不解故如是列字如是立說也前已緝者今又績之如紡線者初紡爲單線再紡爲合線也

絲部繼字段氏據廣韻改作繼如說文果作繼也則玉篇何不言之惟從事亦殊無義或說文傳譌或許君別有意吾皆不能知此字要當依石鼓作繼繼從事事即事字其文不同者說文東有古文繼而攴部攴從之則作

貞說文之貞石鼓𠄎𠄎字從之則作貞是𠄎𠄎同也故知
車即車矣薛尚功鐘鼎款識引石鼓作𠄎乃誤以
石泐處認爲一畫或謂是從止則將謂車爲車字乎車
部寔下云礙不行也從車引而止之也車者如車馬之鼻
從此與牽同意同意者謂牽從古文𠄎非如今本之𠄎聲
也寔牽皆御馬牛之事則轡之從車正其類矣五經文字
出轡轡二字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口段氏注車部書
字又引之是殆謂轡又當作轡矣將從廣韻之說文邪抑
從張參之說文邪奕人舉子不定後人何所適從哉吾謂

繼字近之。祇多一畫耳。夢英書車字作卽此形也。至於說解所云與連同意。吾又疑連爲惠譌。玉篇出惠字。而曰一本作憲。豈是時說文兩本不同體邪。許於憲字下說從車從止之意。而不說從口之意。牽下云象引牛之廩。固說口矣。則憲下不說將本無口邪。抑所云與牽同意卽兼說口邪。是連形似。固易譌也。繼以控制爲用。從車正合。靈飛經作其下從匕。與車之古文下半合。何後世書體尙與石鼓仿佛。而說文與之背馳。非情也。繼亦多一畫。總由後人認車爲車耳。

故夢英作車上
半直似車字。

○桂氏曰。石鼓文作。周憬功勳銘作

言部 卷二十一
戀夏承碑作戀。隸變止爲心也。毛刻左傳禮記韓詩外傳
並作戀。惟字文周豆盧恩碑作戀。一切經音義引字書戀
馬磨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字從絲從走。馥案走當爲寔。玉
篇作寔。云一本作寔。馥謂寔省作寔。戀亦從寔省。

虫 虫 虫 三字一也。虫象形。則虫 虫 當爲會意。然三部中字
皆物名。則部首會意不可通也。惟三字各有從之者。斯分
屬之。而三字之音義亦因之各異。然從其聲者。融 融 一字。
虫 虫 下。皆云從虫省。徒冬切。可想見矣。是以三部中字。
虫 部有 蠶 蠱 蠱 蠱 皆從虫。虫 部有 蚤 蚤 虫 蜜 蚊 蚤 蟬 皆從

虫。蟲部有螿、蟀、蚍、蜚，皆從虫。卽此可知其無別矣。惟是蟲字點畫已多，再加偏旁，不便書寫，是以部中祇五字，而虫、虺二部無有從之者也。糸部字多，絲部字少，亦猶此矣。

蠶、蟲也。此爾雅蠶與父守瓜之句讀也。郭注渾解之，邢疏鹵莽乃曰蠶與父一名守瓜。如許說則蠶其名與父其別名蠶與權同音。權與爲恆言，故蠶一名與父。若守瓜則言其性也。

樹上屋下作窠之大蜂，吾鄉謂之馬蜂。讀蜂如夆，又謂之山蜂。則呼如蓬，蓋古音也。孟子逢蒙龜策傳作蠶門，莊子

作蓬蒙。山西人讀門如蒙。故孟津作盟津。它處亦多呼盟如蒙者。講古韻者言部分亦未必然也。

榮虺蛇醫。段氏所引諸書皆謂卽蜥易。筠案尙是兩種。蜥易者吾鄉所謂蛇蟲也。榮虺者吾鄉所謂馬蛇也。大於蛇蟲。因謂之馬。猶言馬薊牛藻矣。故老云。斷蛇爲兩。馬蛇能合之。此蛇醫所由名矣。如蠙銜入耳。方言以入耳爲或名。此皆本以說其技。後卽以之爲名者也。

蝻下云。蝻至掌也。本之爾雅。二徐本同。惟大徐一本無至掌。而汲古亦擠刻之。蓋係刊補無者是也。爾雅釋蟲。蝻

蝮至掌。郭注未詳。釋魚。蛭蟻。郭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蟻。案蛭蓋一名蝮。一名蟻也。以其爲蟲。故入釋蟲。又以其居水。故入釋魚。爾雅乃衆手纂記之書。故倉庚一物而釋鳥四處分見也。至掌云者。乃是解說。郭注往往以說解爲別名。如蠪蛸長踦乃蜘蛛之長股者。名蠪蛸也。猶之螳飛螳。不可云螳。一名飛螳也。蛭蝮至掌。與蟻銜入耳。正相似。蟻銜憲。人人耳也。而至掌。郭云未詳。今以意揣之。似當作抵。音紙。掌抵。至音近。或借或譌也。蛭蟻卽今之水蛭。大者名馬蟻。人入水則黏著人身。以手擄之。

則彌堅牢不可解。挽惟以掌急擊之，則應手拳曲而墮落矣。所謂至掌大抵如是。戰國策蘇秦抵掌而談，是拊手之意。故肌揣至爲抵譌也。許君以蟣蛭蝮三文類列，殆亦謂爲一物。特蟣下云蛭，蛭下云蟣，不以蛭蝮爲說，尙有可疑。當再詳之。

許君曰：蝮，蝮也。而蝮字不連記於此，殊不可解。是部退讀若桑蟲之蝮，是許君以蝮爲桑蟲正名也。下文蝮齋蝮，則類記玉篇次第亦同。說文惟作蝮，蝮爲異。蝮下云桑中蠹蟲也。蝮下云蝮齋蝮，木中蟲也。齋下云齋蝮蟲，其別桑

中木中而通曰蝎者。桑白蟲入藥。而今凡木中蟲。通呼爲蝎也。齧螬連類而及者。其形同也。然蝎以足行。螬以背行。足反在上。田野又有如螬者。名地留蟲。亦以足行。

强下云。蚘也。蚘下云。强也。玉篇强下云。米中蠹小蟲。

此沿今本

郭注之誤。邢疏引方言注曰。今米穀中小黑蠹蟲也。

蚘下云。强蚘蟲。是以兩字爲名。

也。强蚘雙聲字。

蛾下云。羅也。犬徐曰。爾雅。蛾。羅蠶蛾也。虫部已有蠶。或作蠶。此重出。段氏曰。許意此蛾是蠶。虫部之蠶是蠶。蠶。筠案。此說是也。爾雅釋文。蠶本亦作蛾。俗作蟻字。二句錢案說

文蟻

譌字

羅也

此句足徵羅即蠶之別名

蟻或作義

句謂書蟻字者或省虫而直作義字乃省

借也蛾蠶化飛蛾也

附言此者乃辨正之詞謂蝻部蠶字非虫部之蛾即蠶字

也特傳寫釋文者譌登為蛾耳

廣韻四紙蠶下引爾雅蟻下云上同蛾下

云上同見禮

謂蛾子時術之

夫許君以蠶蛾蠶蚘為次則蛾為古

蠶字無疑然疑說文本無蠶字今有者後人增也彼見爾

雅蛾羅郭氏以為蠶蛾遂謂說文掇蠶字又見蠶蚘二字

下皆曰蠶遂漫增之不知許君時以今字說古字使人易

了大徐增十九文段氏又改說解用正字皆未達也據釋

文爾雅蠶本作蛾正與說文符合其改為蠶者雖漸違古

義然猶知蛾卽是蠹。未嘗以爲蠶。蠶也。蛾從我聲。古讀五何切。與蠶無異音。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知義之古音亦五何切也。蛾羅疊韻。段氏謂之雙聲者。誤用魚綺切也。故莪亦名蘿。知

名我者卽可名羅也。段氏以蠹從豈聲不合。強勉傅合之。不知爲後人增也。如果許君收蠹字。則說之曰蛾。或從豈聲足矣。豈有或體而自爲音義者乎。段氏曰。當是蠹一名蛾。誤分爲二。語又倒

置。至於蛾蠶。部位旣殊。卽是兩字。似此者多矣。然玉篇蠶下云。亦作蛾。虫部蛾。祇有蠶蛾一說。不別收蠶字。則亦爲郭氏所蔽。其識亦如大徐也。

段氏說蛸字曰至小暑而子羣生焉。誤讀月令。小暑至四句各事故注曰皆記時候。非謂小暑至而螳蜋生也。小暑至一句乃七十二候之一。豈二十四氣之小暑乎。逸周書芒種之日螳蜋生。是也。卽小差亦不過二三日。通卦驗云夏至。誣也。況能至小暑乎。螳蜋之生。如有絲絲繫屬。蟬聯而下。其長數寸。螳蜋成羣。蟻附其上。余目驗之。又螳蜋之雌者。其大倍於雄。至秋而交。交合甫畢。攫雄而食之。幸免者少。不知古籍中言之否也。

螿下云。蛄螿強半也。汲古刊改作姑螿強。蚌。鮑氏本作蚌。

爾雅。蝻。蝻。強。蝻。郭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釋文。蝻。郭音半。亡婢反。本或作半。說文作羊。字林作蝻。弋丈反。搔。蝻蓋卽今廢字也。案說文蝻下云。搔。蝻也。而陸氏以爲出字林。豈

今本說文爲後人以字林羸入乎。玉篇不收蝻。其蝻下云。

弋掌切。蝻。搔也。又音羊。

此音或卽謂強蝻

段氏以爲強羊當音陽。

說固有徵。然漢晉相去時代爲近。郭音亡婢反。而爾雅本亦有作半者。蓋許郭所見同爲不譌之本也。鮑刻說文作蝻。則後人加之偏旁。此玉篇所以不收。亦卽爾雅所由譌爲蝻也。蝻別自成字。本與強半無涉。而半羊以相似而譌。

卽加偏旁作蟋蟀。仍以相似而譌。遂以疴蟀之詞爲強半之名也。陸氏謂說文作羊。蓋見譌本。段氏從之者。蓋以強羊疊韻。意揣其當然也。上文強下云。蛭也。玉篇亦以爲米中蠶。知強半又名強蛭。

蟪下云。細要純雄無子。爲引詩張本。第指螺贏言耳。高注淮南。竝蜂言之。非也。螺贏之腹長四分許。而細如絲者三之二。末則圓如珠。是誠無子。蜜蜂馬蜂皆有子。特其雌雄逾秋分節。乃見雌者面白。螫毒化爲兩色。黑而柔忍。不螫人矣。又蜜蜂不能自釀。有物如蜂。微大而色黑。無螫毒。代

爲之釀。俗呼爲蜜博士。深秋逐之。有強留者。羣螞殺之。不知古籍中有此物之名否。博雅君子。幸告我也。

蝦蟇吞盤螿。少頃洞腹而出。

先蜩後蜻。段氏謂後人倒之。有理。抑或以蜻蜩蜻蛉同字。故使蜻字居中。以關上下兩字也。

曹風毛傳言蜉蝣朝生暮死。言其雌者也。淮南言不過三日。言其雄者也。初生荒地中。不害稼。形如蠶。黃如金。肥如凝脂。當是時也。吾鄉謂之荒蟲。子已滿腹。乃出地而生。角翅卽蜉蝣矣。旋生子而死。天牛則木蝎蟲所化。木蝎蟲形

同荒蟲。但不可食爲異。化爲天牛。其死之速如蜉蝣。但蜉蝣色黃黑。天牛如漆。或有白點。要是一類。詩人未必區別之。吾鄉呼爲山水牛。正義所引陸璣疏是也。郭注謂生糞土中。則是齋蠟。未聞其化爲甲蟲也。

蜡字說。李燾本作年終祭名。段氏歸咎於唐韻之鉏駕切。案義之改。不由於音也。吾鄉呼蠅初乳之胆曰白蜡。亦鉏駕切。古無家麻韻。卽八蜡亦當七慮切。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可證。○蠅胆也。集韻引作蠅蜡也。案如蟻者蜡。長大則曰胆耳。一物也。

吾家距海百里而遙聞深秋時老雀羣入海仍奮而出三
出三入化爲蛤矣羽蟲純陽介蟲純陰陽極變陰天之道
也○云秦謂之牡蠣可疑今作牡蠣蓋非下文蠣字秦卽
有之亦由販賣而得無緣別命以名也牡蠣附石而生謂
之蠔山孔孔有肉近似蜂房海人挑取之旋於海澨淪之
不得歸家而後淪也其味極美留汁食之販肉於它所三
十里外所食皆此也如嚼蠟矣秦安得有此下文之蠣蓋
吾鄉所謂走蠟負殼而行不似牡蠣之族處而定居販至
吾鄉固生活也

蝸贏疊韻蓋連語爲名本部多類此者不知段氏從何悟
入以蝸爲複舉字爾雅曰蚶贏亦將刪蚶字乎俗語曰蝸
牛曰螺絲皆必刪一字而後可乎。

虫部序字當以或行或飛或毛或贏或介或鱗分類序之
而以怪物附後形容之詞或在末或在怪物前皆可乃前
有蜈蚣蠓蚩四字後有蝻蝻蠕三字皆形容之詞閱廁其
閱恐非許君本次無從得其脈絡也。

端之重文蝮與瓊之或體璫同體聲皆不諧蓋皆出自長
卿。

段氏謂俗作螯尤誤。說見玉篇螯蟹螯或作螯然則廣韻之蟹屬或字譌且均爲俗字不必低昂也。

爾雅邛邛岨虛郭注以爲一物說文𧈧𧈧獸也集韻引作𧈧𧈧巨虛獸名也歷下又云與𧈧𧈧巨虛比集韻𧈧下引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歷食得甘草必齧以遺𧈧𧈧駝二獸見人來必負歷以走二獸非愛歷也爲其得甘草以遺之歷非愛二獸也爲其假足也又引史記注邛邛青獸如馬距虛似羸而小乃引郭璞曰距虛卽𧈧𧈧互言耳與爾雅注又不同子虛賦螭𧈧𧈧麟距虛亦以爲兩物穆天子

傳蛩蛩距虛日走五百里玉篇蛩巨虛也廣韻三鍾蛩蛩
巨虛獸也說文云九魚乃云駮驢畜似驃也又不連言蛩
蛩

蠶下云一曰螟子段氏謂食穀心之螟之子非也夏多陰
霧則稊葉之陰生此蟲小如蠨蛸其色白黑青綠不一吸
禾之精名曰蜜蟲見日則化稊葉如油色漸赤而實亦不
能堅好未秀者卽不秀矣久陰則不化蛻而爲蠨蛸也在
葉而不謂之蠨子者螟蜜平入疊韻也此葉味甘牛羴食
之名實相副矣

段注鳥部隼字引此文作一曰螟字非也

蟲以風化而風字從虫是以從之者轉而爲所從也蓋風
雲雷雨惟風雷爲無形然雷猶有回轉可象也風之飄忽
何以象之其來無始其去無終何以會之形不可象意無
從會乃至諧聲必先有以寄其形而後聲附焉風將以何
爲形哉風無形而所化之蟲有形故轉而以其子定其母
也周禮有飄字說者以爲古文殆會霍并意也然必先有
風而後有飄若從霍從虫卽雜亂不成意故知風爲古文
也至於古文同凡字略可識卽不可解其從日也殆
如腴之古文𠄎狀之古文𠄎從肉者變而從日同一不可

解故許君無說不可說也流傳既久字體沿譌許君亦何由知之

龜鼈之類以它爲雄此語與細要無雌同意非無雄也龜鼈皆有雄而不能交合鼈之交也多見之者雄覓一蛇來與雌交雄輒入水跳擲不已似欣喜也

經義述聞曰說文龜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龜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龜鼈其行去去去與諸爲韻龜與諸去爲合韻去去之言祛祛也安舒兒也又引爾雅郭注之去蚊本草之去甫又引玉篇龜字注之龜鼈以爲當作

鼃醜舉四聲篇海所引玉篇作去醜以證其本作去而曰
去與蛙鼃古今字耳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去醜魚
幽二部之疊韻也其魚部自爲疊韻則曰去甫幽部自爲
疊韻則曰蚰鼃去醜轉爲鼓造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
子上德篇鼓造作蟾蜍是也又轉爲屈造夏小正傳曰蚻
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筠案右說已可無疑特說文醜爲
鼃之重文而爾雅作醜玉篇有醜無鼃尙可疑將謂去旣
作鼃遂譌爲鼃邪則其說解旣不似後人語且有歆字從
之也廣韻一屋收鼃

坤下云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案云從土申聲可矣。許君曲爲之解。段氏又極力助成之非也。卽其所引說卦傳亦正在西南不能在正西也。術家以辰戌丑未爲土。土寄壬子四時也。而卦位在未者。火生土。土生金也。術家又言坤艮土者。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物非土不生。故艮亦言土也。

坡下云陶竈窻也。此穴部之窻通孔也。非囟字。不可改。

鑿下云。瓴適也。一曰未燒者。

者字依玉篇

案瓴適今謂之塼。隸

辨載永初官鑿文曰。永初七年作官甃。所收塼文七。其銘

不言爲何物。獨此文自名爲塹也。此乃已燒者也。後漢書
酷吏周紆傳常築塹以自給。則未燒者也。吾鄉閒有之。多
以麥穰和泥模作之。益都則皆築成。段氏引斯干傳瓦紡
專也。從釋文也。漢始
名塹爲專。故借專字用之。玉篇有塹。輒今當用之。漢塹文
有作磚者。則從石非理。要之俗名祇可用俗字。不可復借
專乃爲
通人也。







塹下云讀若臬。二徐同。段氏作冀。不知据何本。又謂其冀
切當作几利切。案臬其冀切。冀几利切。大徐及說文韻譜
並同。段氏蓋因改作冀而竝疑其音也。且此句大徐在自
聲下。其序乃合。通部皆然。閒有不然者。亦當遂之。段氏好

言二采化 卷二一 三二
依小徐不顧其安也。埤塲下竝放此。

坏下云卮再成也。嚴氏曰：水經河水篇注引作卮一成也。御覽卷三十八亦引作一成。釋山一成坏，自部陶再成卮也。明坏非再成，其致斯誤者，禹貢至于大伾，孔傳作再成。顏注地理志沿之，校者遂取以改說文矣。筠案段氏注亦主此說，是也。然不言許君改爾雅之故，卽不明後人改說文之故。原改者之意，蓋以許君言坏卮一成，而釋卮卮一成爲敦卮，則是卮非坏。釋山一成坏，則是坏非卮。將依爾雅作卮一成，則當改說文之篆爲敦矣。將依說文坏卮一

成又當改爾疋之山三襲爲丘三襲且當改入釋丘不當
在釋山矣將改爾疋曰丘一成爲坏丘則下文如覆敦者
敦丘正是一成之象敦字固不可改矣幸有孔傳可依斯
以爲心安理得耳不知許君改爾疋之山一成爲丘一成
直以坏字從土之故丘山不以大小分而以土石分峯巒
峭嶸者謂之山陵阿高大者謂之丘說字小異於說經坏
旣從土故許改山爲丘也試觀釋丘曰上正章丘宛中宛
丘釋山曰上正章宛中隆其詞正同而分屬之則丘山有
別而無別故可改也若一則不可改爲再也玉篇引說文

亦曰丘再成者也不知爲顧氏之誤抑毛氏張氏所改矣。垂下云遠邊也。漢書武帝紀朕將巡邊垂用正字不作陲。堀下云兔堀也。玉篇无堀而有堀口忽切。堀地爲室也。段氏以堀易堀而刪兔堀之說蓋是。○圭從重土例在部末。今堀字在末非次也。大徐本竝圯垂在圭下尤非。

堇之古文玉篇同。段氏依難字古文改之。案難之古文三其從者與黃甚似何不從之。又一古文從漢之古文從或皆可依以改之。將何所適從乎。且堇之第一古文作而難字小篆或體古文凡五字無一從之。

者卽難之古文不從堇之古文足知堇之古文不得依難之古文所從者而改之也許君於古文往往無說解流傳既久盡從蓋闕之例也且豈獨古文墓爲小篆說曰從黃省者以有古文不省爲徵也然黃固不作莫初不依黃字而改爲堇也。

端下云黃黑色也段氏改爲黑黃是也上文赤黃下文青黃白黃皆其例而引周南毛傳則非抑毛傳先誤矣二章虺隤疊韻字也三章元黃雙聲字也四章瘖矣則直言其病然則虺隤元黃皆瘖也凡雙聲疊韻例皆形容之詞不

言二采也 二二一
可泥字生義。黑馬雖病不能黃也。若鑿求之則廣西有蛇見馬則其首築地而尾卓立以射馬腹馬遂斃矣。然則虺隤者豈非爲虺所中而隤乎。爾雅虺隤元黃病也。斯爲平正通達。○古人用連語但取其聲。故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又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恍忽猶與皆雙聲也。可顛倒用之。亦可分於兩句。用之乃至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分於兩章用之。經義述聞說是。不得以元爲春草色也。

勞字本不可解。許君勉強說之。終屬支詘。闕疑可也。

金之古文金玉篇同仍與小篆同不過筆勢小變耳小篆以今之丁連于土古文以丁書於右兩韻譜作金非也

鏡下云景也鑑下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鑑蓋當以鏡爲正義許君兩說皆借義蓋鏡鑑雙聲字隨語變周秦以前書無言鏡者此語蓋自秦漢起矣世傳漢鏡其銘多假竟爲鏡猶經典假監爲鑑也

鐙字下段氏駁二徐膏鐙之說其注一部主字也引釋器瓦豆謂之登郭注卽膏鐙也段氏解之曰膏鐙說文金部之鐙銳二字也其形如豆卽今之鐙盞是也然則駁徐氏

卽自駁也。蓋緣豆部彝字，旣以爲淺人妄增之字，遂欲以

鐙爲祭器之正字。

彝字下段氏以生民之登，公食大夫禮之鐙爲假借字。

遂致兩岐

也。其引劉端臨說曰：詩爾雅皆作登，釋文唐石經篇韻皆無登字。玉篇有彝字，俗製登字改經，非也。夫豈不謂然，然彝之變爲登也，省以爲又，而又侈於上耳。祇是隸變不足深辨也。若以它書所無爲徵，將它書所有，卽可改經乎？則玉篇有彝，云瓦豆也。廣韻亦云瓦器矣。竊疑生民爾雅之登，似卽登之正義。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則借用膏鐙之字。說文豆部之彝，則以用登爲升。旣久製

此以爲分別字也許君以登入𠂔部說曰從𠂔豆象登車形蓋豆旣非乘石不可履以登車因謂之象形然豆旣非登車之形卽以豆象車形𠂔在豆上爲登車之形亦不可也愚意登字當入豆部說之曰禮器而以彝爲其重文特從𠂔難解許君不列於豆部蓋卽以此將謂豆哆口似人箕張邪抑古

義失傳邪然其不當以登車爲正義則又可徵之籀文登夫登車執綬固用手然手終在上足終在下也今𠂔在下𠂔在上失其序矣蓋兩手在豆之旁奉薦而進之狀也再徵諸它字之從𠂔者夔彝從𠂔皆豆登之類也奉承奏從

収祭禮恆用之字也則發之從収固於祭義有合也

釳下云金飾器口段氏以錯證之而以鍍金解之案此蓋

今之鍍金非鍍金也卽以錯徵之金錯刀今有存者或挽

所錯之金則一刀二字成雙鉤文此鍍金之明證所引漢

書西都賦元墀釳切章懷注引前漢書切皆銅沓冒黃金

塗顏注切門限也文選此賦切作砌注云釳砌以玉飾砌

也說文釳金飾器

據此則今本多口字飾不必在口殆後人以字從口而增之砌固無口可言今

飾器者固緣其口亦緣其底也

廣雅曰砌凡也且計切案說文無砌字殆

范蔚宗用古字昭明用今字耳顏注門限蓋疑砌不可言

沓冒也。未必可據。又西京賦設切厓隙。李注切與砌古字通。案砌乃似厓隙門限。豈似之乎。段氏喜僻典。不可從也。鉶下云鉶鉶也。玉篇鉶樂器也。爾雅釋樂注。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鉶。鉶刻以木。周頌作圉。然則敵其本名也。鉶以其有鉶銛而名之也。圉則同音借字也。玉篇不連言鉶鉶者。二字疊韻。長言之則兩。短言之則一也。段氏豈不知此而不指言之者。由其字從金。而敵以木作之。不相協也。鉶下云鉶鉶也。案器之有鉶鉶者。惟鋸。業下云捷業如鋸齒。又曰象其鉶銛相承矣。乃鉶鋸二字。又不類列。不識鉶

爲鋸之古名與否。然古必有鋸。伐木丁。尙可用斧。孟子亦曰斧斤入山林矣。若方策之方。非鋸豈能解爲薄版乎。乃廣韻引古史考。謂孟莊子作鋸。豈其然乎。周時不言鋸。秦漢書乃言之。豈宜古有其物無其名乎。終疑錡爲鋸之古名也。幽風錡鍊。傳文之鑿屬木屬。毛韓互易。案鑿屬者。鑿卽盞。謂鑿孔而以木連屬之也。木屬者。謂以木夾持而連屬之也。若說爲斧鑿之屬。則木屬不可通矣。然則上文旣云隋盞曰斧矣。何以變其文也。曰錡鍊蓋同類之物。故使之相對立文也。鋸以木爲匡而含其鍊。將無所謂木屬。

者與乃仲達早已不知爲何物。今何由知之。

段氏以耨鉏二字說同。而鉏下說有立字。遂生分別。非也。蓋古名爲耨。漢名爲鉏。故經典所有鉏字。皆地名人名。未有以耨訓者。蓋鉏鉏爲其本義。左傳有人名鉏吾。吾卽鉏之省借也。許君自用漢義耳。不必曲爲之解。且坐耨立耨。其器初不須區別。今人於苗之初生。蹲踞耨之。苗與艸皆有芟夷。所謂立苗欲疏。亦惟禾稗然耳。它穀皆不然。不第嚴非種之鉏也。再芸則立矣。而所用則皆鉏。無復名耨者。

鑿下云相屬。集韻謂卽今耨字是也。但集韻耨亦音岐。四

十馮又收之步化切內引廣雅耕也又杷下云田器也篇海之杷卽杷字也音埤許讀鑿若搗亦非古音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讀罷若婆也玉篇廣韻音義同說文但廣韻作鑿耳集韻亦有此體罷亦從罷省聲

銘下云大鎌也又曰鎌謂之銘張徹說其說不別而區爲兩義吾前纂繫傳校錄已疑之今見段氏引方言錐謂之錐廣雅作銘因疑說文或錐譌爲鎌若夫大鎌則不可改自鎌以下四字皆說鎌不得如孫鮑二本作大鍤鍤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但許君屢用方言而鎌錐兩義皆出

方言不應又屬之張徹也。意者說文兩本義同而詞異校者掇拾之邪。

鎮下云博壓也。謂其鎮壓者廣博也。

鈕氏據衆經音義引及玉篇廣韻刪博字

如周禮職方氏言山鎮是已。金體重故從之。不必謂上下

皆物名不當湖以虛字。遂說以纖佻之詞。

指段氏說而言

段氏說鎔字誤引國策尤迂闊矣。木部椶下不云木朽也。則鎔下說之鏤朽也。鏤字本滯拙。恐係後人增。但玉篇廣韻皆云泥鎔。不引說文。無從校之耳。鎔之器以金作之。以木爲柄。其朽之時。則用木片盛泥。而以鎔塗之於壁。故椶

言二卷七 卷二一 三
鍤同字。猶煉鍊之同字矣。

鍤下云。一曰大鑿平木者。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曰。鍤大鑿中木也。又自申之曰。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鍤也。段氏依以改之。是也。而其說殊誤。鑿以金爲刃。以木爲首。圓蓋而納尖木。故李氏曰以木通其中也。

鑿字說中見鑿字。足部撓之耳。段氏調停於聲意之間。謂當作脛。林雍以脛築地而行。非物情也。足新斷。痛極矣。安能築地。亦以一足跣踣而行耳。今左傳作鑿。同聲假借。何不通之有。足部跣下云。輕足也。當作鑿也。大徐祇云。輕也。誤。

鏃或從彖作錄。印林曰：衆經音義卷十一卷十七引張揖字詁，古文錄，積二形。今作纒。案說文無積，纒二字錄之爲字。望而知爲形聲。然古音彖聲元部，從聲東部。伊古以來二部未嘗相通，而謂彖聲之字可爲從聲字之重文乎。細審說文此處，蓋有撓誤。廣韻四江，鏃短矛也。纒同上，則鏃之重文當作纒，而錄自爲一字。其重文當作積，方言九，矛吳越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鏃，或謂之鋌，或謂之鏃。廣雅，鏃，弛矛也。積，謂之鋌。玉篇，矛部，積，鋌也。纒，同上。廣韻二十四，緩，積，鋌也。二十九，換同。集韻二十四，緩亦同。二十九

換鑣纒纒小稍也。又鑣鉞也。一曰小稍是纒與鉞鉞同爲矛之短小者。錄與纒爲一字則正當次鉞字下。乃自玉篇金部與今說文同。集韻三鍾。鉞錄總爲一字。四江。鉞錄總稍爲一字。皆廁錄字於其閒。而緩換諸韻並不收錄字。蓋其沿誤久矣。張氏所見說文當猶未誤也。


鋤下云車軸鋤也。案軸之在藪中者。週遭多鑿小方槽。各納方鋤其中。今謂之荐。乃鋤之轉音也。釭下云車轂中鋤也。案以大鋤穿陷諸藪之內外兩端。與轂之端正平。今猶有古玉釭頭矣。皆一目了然之事。而段氏皆以鋤鑠釋之。

此君久在京師見車多矣何不目驗之。○玉部琮下云似車釭。周禮玉人職曰大琮尺二寸射四寸。注曰射其外鉏牙。案釭亦有鉏牙四出陷諸藪中以為固但不能如琮之射四寸耳。而段氏曰車轂空中不正圓為八觚形又誤也。若為八觚以含其軸將何以利轉乎。

鈇字下段氏引後漢馮魴傳注引說文云莖刀鈇案固作剗刃不知段氏據何本。然此君好為不信不足倚任也。

开下云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廣韻引構作舉无象字及上平也三字。案干篆作𠄎二干對構則當作𠄎不得作

开故許君云上平謂拗其曲者而直之也故云象二千不
云從二千也然干從入一說曰犯也則非有物名干干既
非物不可構也故楚金曰开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覺許
說之未允矣竊詳對構之說疑开爲并之省如不從木無
頭之例并下本有兩說從从开聲則篆當如今本作并一
曰从持二爲并則篆當作并是許君於并字固不能無疑
也孔廟禮器碑并官聖如後文又有并官字尤爲明證今
諸書有作元官氏者有作开官氏者故疑二字義相近凡
兩物并者必大小齊同此平之義所由來也獨是有義則

必有聲而從开聲者。𦣻在齊韻，乘在寒韻，麗在先韻，邢在青韻，四分五裂，正不敢必古賢切之爲正音也。卽以有讀若者證之，𦣻讀若攜手，乘讀若刊，妍讀若研，策讀若蘭，惟無在青韻者耳。是許君所自言者，初不一律也。從其聲者凡二十四字，開字則大徐義小徐聲如是之多，不能不立开爲部首，而其音義殊難解說。闕之可也。段氏似忘干作干，委曲說之。且曰干卽竿之省，則尤多岐亡羊矣。若謂是干戈之干，而以龍盾之合爲說，則二千猶可對構也。博古圖商持干父癸直銘有，釋曰孫持干，是干戈之干。

几下云踞几也似謂几之體卑如人之蹲踞者然蓋魏其武安傳猶言避席膝席是漢初坐猶如古必無高几許君時或已有高几而以其非古制也特說曰踞几所引周禮五几皆非今之高几也

勺下云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韻會引同再以斟下云勺也證之是勺卽酌也衆經音義引說文勺料也再以木部料下云勺也杓下云料柄也證之是勺卽杓也玉篇以爲飲器廣韻十八藥兩收之音酌者挹取也音芍者引考工勺一升案說文蓋本兼兩義而以料也爲正義既

云象形器用乃有形且禮龍勺疏勺蒲勺一勺之多皆器也蓋勺與匕分大小而形則同故顛倒以爲兩字之柄在下魁在上中有實也則魁在下柄在上中不加實以爲區別惟勺之中有實也故引伸以得挹取之義。

尻字下段氏駁顏氏家訓非也孔子之名字必無傳譌之理且尼丘山名如作邱丘不可通也猶宛丘陶丘之不加丘旁矣。

且字全體象形許君說誤謂一爲地尤誤上平者其面也兩直其足也兩橫其桡也几之桡一而兩之者畫几者畫

其前面兼露其右面。此亦當然。玉篇古文作且。則祇一枕。或小篆取字形茂美。因而重之也。下一則柎也。柎闌足也。植者爲足。橫於足下者爲柎。別用長版。四合爲正方。以承足也。禮圖固然。聶圖則柎在兩頭不合爲方也。吾鄉猶有此制矣。段氏說非也。○且蓋古俎字。借爲語詞。旣久。始從半肉定之。經典分用。許說亦不合爲一。而其說解則俎形也。

廌下云。且往也。昨誤切。此字之義。則部首且字干也。一切之義。其聲則又部首且字子余一切之轉聲。而說云。且往。又與鄭廌且往觀乎同詞。然則且部所屬俎廌二字皆且。

之分別文也。玉篇作𠄎，蓋從處省聲。廣韻作𠄎，從盧聲。盧本從且聲，兩且重複。說文亦有此例。

斤之爲器，今無此名。或卽鑊也。字又作銑，然則篆文當作𠄎。橫者其首也，向左而下。池者其刃也，植者其柄也。首以鑊爲刃，刃闊三寸許，長四寸許，爲隋釜，納展其中。展也者，屬於刃之木之名也。展之中央鑿孔而納柄焉。篆文疊其柄與首者，首則展大於刃，柄則上方而下圓也。其刃橫不似斧刃，縮去木皮木節皆用之。江南木工但用斧，不知銑爲何物，故段氏亦不知也。

斫斫二字下皆云斫也釋器斫斫謂之定注鋤屬疏引廣雅定謂之耨釋器又云斫謂之鍤注鍤也案吾鄉鋤方而鍤長皆所以發土鉏入地淺薈艸用之鍤入地深種菜用之斫本是器名而斫下云擊也則言其用者以本部訓斫者六字故言擊以統之其實木部樅下云斫謂之樅石部磳下云斫也皆卽今本爾雅斫謂之鍤皆作器名解也然斫斫當爲一物許說則似兩物玉篇廣韻皆以斫爲鋤以斫爲鍤未知何故然金部鍤亦云大鉏也○斤斧斫皆直入木鉏鍤皆直入地故皆以斫說之

駟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輻然則所謂駟車前者謂其有衣蔽也衣車後者謂其有後轅也惟其皆有衣蔽故駟下云輻車也不復區別左定九年傳正義總引之曰輻駟衣車也乃隳括其詞不得據以改說文。

輓字廣韻曰車輓兔釋名亦以爲伏兔段氏不從蓋由許說車軸縛縛字生疑也案伏兔有鞅輓兩名者蓋其制之異自古而然輕車曰鞅考工記加軫與鞅是也大車曰輓易壯于大輿之輓是也又小畜大畜皆言輿說輓謂其自脫也鞅則待人脫之不能自脫矣且輪之與鞅輓之與輓

輓之與軌。轉之與轅。軫之與軹。皆一物而別其名。則由大車小車。器械異制。其形不同。其名斯不得不別也。何獨伏兔無異名乎。請以今制明之。乘車皆用轆。鑿軸爲渠。兩木著于車底。而向下夾持其渠。兩木之爪出軸下。可以革縛之。輓下云。車伏兔。下革也。是也。任載之車。亦有然者。皆輪自轉。軸不與之俱轉也。而又有軸與輪合爲一體。相隨俱轉者。則其輪先異。所云無輻曰輗者。是也。其伏兔以一木爲之。圓其中。以含軸。如縛之者。然故許君說輓曰。車軸縛也。乃比象之詞。非真以革縛之也。故脂車者。用轆。則膏其

釭用輓則卽膏此輓也。或遇大石阬坎往往自脫不如鞵有革縛之之固也。終覺廣韻釋名爲長。

輶下云直輓車鞵也。鞵爲鞵之或體。說云車衡三束也。曲輓鞵縛直輓輶縛其文相應無可疑也。段氏謂鞵當系曲輓車。夫此猶牯爲騾牛。騾爲牯馬耳。散文則通。何足致訾。又謂廣韻作直輓車爲是。則何不更以玉篇證之。其鞵下云或作輶而輶下卽云直輓也。與廣韻輶下云曲輓車正同。然而玉篇鞵下。固云車衡三束。與說文同矣。其輶雖譌爲輶。亦曰直輓鞵縛矣。從知其鞵下云直輓謂直輓則用。

轅也。猶其注傲曰行險謂行險以傲幸也。廣韻之直轅車蓋亦同此。而由今日觀之，則直成歇後語。蓋其著書時有說文在前，從而鈔之，偶省數字。彼其意中記有說文，固自以爲明了也。而人後人目中，則見爲不明者，意中無說文故也。漢書鈔史記，尙或不免此失，而況餘人乎。

廣韻麤下云大麥新

熟作麤，麤也。字彙祇云大麥新，熟豈可通哉。毋謂古人無此失也。老學菴筆記忘此二字，而曰當作連展口語遞變亦不特其文曰直轅，尙與段氏論車轅之說比附。若云直轅車，則是直轅之車名曰轅矣。段氏不覺其不通乎。又謂此處列字次第，應論車轅，不應論衡縛。然則下文卽繼以

輓字不卽持衡之物乎。

輓下云轅前也。此轅謂直轅。馬曰衡。牛曰輓。衡以中央著
輓端。輓以兩端著轅端。輓亦作鬲。鬲厄。車人爲大車作鬲。
釋名。鬲。扼也。所以扼牛頸也。古詩。牽牛不服輓。此皆分別
其爲牛車也。毛詩。韓奕作厄。則小車也。通言之也。輓衡皆
有輓。故下文輓輓二字。說解皆承輓言之。因便也。至於轡
則惟馬用之。故轡下云衡不復云輓也。段氏說不了。木部
鬲下

云大車
扼
扼當作輓

軍下云從車從包省段氏謂當作從夕是也而倒置之則

非也。凡在某部，卽先言從某，以明主從也。惟主義兼聲者，乃退在下耳。

輶字，段氏謂卽玉篇之輶字，誣也。玉篇輶之忍切，而無訓釋。是書字同說文，而有音無義者，亦閒有之，不得別以輶字當之也。且輶口莖切，云車鞭。段氏蓋因廣韻輶口莖切，遂謂與輶同耳。然廣韻口莖切內有輶字，云車鞭。又車堅牢，則玉篇之車鞭爲車鞭之譌，而輶輶當爲一字。故肯正一聲也。說文玉篇輶下，皆云車堅也。

輶字，下段氏引考工記注而駁之曰：輶不專謂輪，蓋以記

不言輪而注言輪耳。然其文固在輪人職。且上文云察其苗蚤不齟則輪雖傲不匡。然則萬之以眡其匡。正承上文匡非專謂輪而何。乃段氏不引前而引後。蓋以許說云車戾不云輪戾。因記言輪不便。故引其不言輪者。預爲道地耳。不知釋文不出正文匡字。而出注之匡刺。又不爲匡作音訓。是不謂說文之輒卽考工之匡也。何須回護。

籊所眷切。玉篇山員切。吾鄉呼如籊。與此二音皆不同。

輶下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付蓋附著之附。玉篇附字下

云說文以附益爲埒。从土。當云从土。傳寫脫土字也。此附作步口切。附婁

小土山也筠案駟下說又知附著之附作付也

附下云後死者合食

於先祖然則其從付也即附麗之意隸下云附箸也聶下云附耳私小語也則用附

卸車之後不可

當道礙人必令附宇下空閒之處以人輓其轅忽逆忽順而屢推之而後得至於所附平時車右推車必推其軫此則推其轅故曰反推也吾鄉此事其語如蛤然以使船傍岸謂之攏岸推之必有呼如茸者矣段氏說怪誕

軛蓋大車之軫也段氏謂崇其闌與三面等誣也今人且為兩面箱矣豈古人而使之不便乎

輓下云大車後壓也案今大車恐其軒也後有木楮之恐

其輕也。前有木措之，皆用于止車卸載之時，所以紓馬力也。云後壓者，謂車之後所壓耳。段氏曰：鎮，大車後不知何故鎮之也。○改壓爲厭，是也。而謂本之玉篇，又誣也。玉篇作𦏧，說文作𦏧，𦏧，𦏧，與加土，同一譌也。此君好爲不信，奈何。○說文

校議曰：一切經音義引作大車後掩也。嚴氏曰：掩亦蔽也。

筠案：釋器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集韻引壓作屬，似譌。

韉下云紡車也。絲部紡下云網絲也。玉篇云紡絲也。今人抽棉爲線，謂之紡，而縲繭爲絲，謂之韉。依許言之，則兩名一事。其事曰紡，其器曰韉也。若依今語解之，則絲不待紡。

○又案網絲也者謂網其絲也以靜字作動字用也結網者往復而結之韉絲者往復而縈繞之故借以爲言也。

段氏改輻爲輻据玉篇廣韻以輻爲正文輻爲重文也然是書多先見行字而後說文字猶說文先小篆後籀古也亦或先列說文字猶說文以籀文人冠部也總以常用者爲主而已且玉篇先較後輻先軌後輓段氏不用而獨用輻字者喜其可以發異論也夫隸變以來從輻者或譌需而從需者又或譌需卽如儒字乃兼有儒便兩字之音義矣文選陸士衡挽歌注又引說文作輻段氏何不收爲重

文乎。

隕下云下隊也。嚴氏據諸引作隊下也。鈞案當作壞隊下也。句出玉篇。當卽本之說文。蓋以壞說其異名。再以隊下說其義。此說文例。玉篇不然也。知壞字自爲句者。玉篇土部墳壞也。與隕同。是其證。

隕下云敗城阜曰隕。重文作墮。段氏未注。案春秋定十三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郟。杜注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此敗城之說也。許說連言阜者。以字從阜耳。阜無事於毀之。卽毀之亦非重大事。不須爲之立專名也。墮下云

讀若相推落之墀。吾初據墜下云落也。欲改墀爲墜。既思墜落蓋自落。墀則推落之也。

墜下云崖也。玉篇作厓也。文選西京賦。設切厓墜。注引說文。墜厓也。然厓下云山邊也。崖下云高邊也。蓋卽一字不高。可以爲山乎。段氏分別之。似未是。隩下云水隈崖也。段氏改爲厓。

隔下云障也。障下云隔也。二字轉注相聯屬。段氏舍本部之轉注。遠求異部之轉注。迂矣。且其以西京賦注爲徵。不知說文塞下云隔。李氏卽顛倒引之。此注家常事。且以取

便也。賦曰：隔閔華戎。如引隔障也。之說則不甚明了。故舍此取彼。況隄下云塞也。卽以隔障二字繼之。同意可以互見。許君亦謂讀之者心皆細。目皆長也。又案兩都賦注引說文：隄，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此乃土部塿字說也。李氏直引以說隄字。不別之曰說文作塿。可知引用之活法矣。不得因此而疑隄下說謬也。其詞較今本完善者。或今本經刪節。或以僞孔傳易之也。

隄下云水曲隄也。文選謝靈運斤竹澗詩注引作山曲。誤。七發注引作水曲。非所據本。少隄也二字。蓋水曲句絕。隄

也乃廣其名也。玉篇廣韻選注小徐皆知說文句讀。蓋有師授。今人率不知也。

隙下云壁際孔也。段氏依選注刪孔字似未然。且江文通郭宏農詩又引作壁縫也。何不依之乎。

鳴下云小障也。後漢書樊準傳注引說文塢。小障也。卽此。鳴字之說。而塢則俗文也。長笛賦作鄔。注又引此說。而曰在阜部。案古人作注於其所引字說。少有似此的指其在某部者。蓋以字旣作鄔。恐人於邑部檢之也。邑部鄔下云太原縣。非此所施。從阜旁者。或在左。或在下。從邑旁者。或

在右或在下。長笛作鄔者，猶隲字。今春秋傳作鄔，鄰字鄔，閣頌作隣也。

榦支二十二字之作也。初必爲一物一事而作，而後借之。

爲榦支用也。周易百果艸木皆甲坼。坼一本作宅，宅蓋毛





木則戴甲，艸則吐萌也。爾雅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魚枕謂之丁。

案丁卽今之釘字。鐘鼎文作●者，自其頂而觀之也。作▼

者，自其側而觀之也。從而曳長之，卽成个矣。顧彼連而此

斷者，與巾篆相避也。禮記請庚之其味辛，壬有謂象人荷

物者，中一爲人，上下兩一爲物，丨則擔荷之杖也。𠄎字當

用六書正譌之說，卽觀籀文癸，從矢與矩同意，亦可見于
者人形，丑，古杵字也。又而加一，與豕同，其義明白。春下
云：從収持杵，臨曰上，杵省也。恐午卽是古杵字，象形也。
虹之籀文從電光也。一變而再變而矣。
從曰自持之說，與要下人，要自曰文法同，是望文爲義也。
酉，古酒字，部中字無一非酒事，且其爲字也，外象尊，疊中
似水字，與台從水半見，谷從水敗兒，同法。蓋旣已爲酒，不
復可從水，迨與卯合爲一字，反加水作酒，以爲別。許君依
之，是兩失也。它部從酉者三字，釁下云酉所以祭也，酉下
云釋酒也，從酉皆直以酉爲酒醴，下則又云

從酒省誤也。酒字固在本部。若酒從卯酉之酉則不可通矣。

古文亥爲豕故已亥譌三

豕要亦正譌三耳。豕亥一字初不譌。緣已既爲三斯不能讀爲亥也。夫此諸說許君豈未嘗見及哉。其於一二三十字不猶分別說之不與四五六七九類聚哉。顧自爾雅卽以此二十二字類聚而其中又有經典不見它義不可強解者。而太一經甲象人頭乙象人頸諸說猶可易爲聯屬則亦聊且從之而已。然其說解曰木戴乎甲乙象春艸冤曲子象人形已爲蛇未象木重枝葉酉酒下皆云就也。又云八月黍成。

八月爲酉月故言此以黏合之然黍之成熟早則立秋遲則處暑不能至八月

可爲酎酒亦以酉爲酒而𠄎字之說與𠄎字相儷無復酒意是許君固心知其不然矣後之學者何必好古而失之愚哉。

甲下云頭元爲甲。元爲天色頭圓象天色亦象之十干亦以甲居首也。小徐本蓋是宜與元似空又與宜似因而轉譌不可從也。吾不知太一經爲何等書其詞似與緯書類蓋後人疑其難解故以意改之。

戊寅爻丁鼎戊作𠄎字形似斧蓋古兵者名戊者立戟爻戊彛作戊則與小篆形近。

庚字說解似指事又似象形若論字形直是從𠄎干卽依

釋山碑肅字作𠄎亦不必非奴干也兵之古文𠄎亦云從人庚聲而說云從人井干則會意字也然曰人井干則以人爲主似戰鬥字不似器械字亦可疑也

子下云萬物滋以滋說子同音爲訓也言十一月之所以屬子也又云人以爲偁段氏改人爲人是也謂子爲男子之美稱也下云象形卽象人形少溫在襁緥中之說是也言各有當不可牽合爲一段氏以朋黨烏呼之類況之則子月爲正義男子爲引伸之義倒置矣又以象形兼萬物滋言之尤誤獨不見部中字一切屬人乎

穀下云一曰穀菽也各本同小徐且以愚闇釋之矣段氏謂各本刪穀字不知所見何等本也然所著汲古閣說文訂有至今不改而以爲改者不知何以目昧也

去下云去卽易突字也此後人因許君引易無去字遂加此注後又寫入正文大徐又遂此句於充字下者蓋疑去字不能譌爲突充突之形尙爲略似故遂之總之以爲易之突字譌耳釋文初不云突說文作去陸氏甚了了也蓋許君旣以不順忽出說去之義又以從到子說去之形恐人不解到子之形何以得不順忽出之義乃引易以申之

而易文初無子字意。乃又解易曰：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乃是遞相解釋，非欲改易之突爲去也。引經解義，非引經證字，特忽突疊韻，去突同音，故用爲訓釋耳。如此明晰而讀者尙謂去卽易突字，人之難曉如此，而後來據爲典要，惠氏改易固謬。段氏曲解亦非，設許君有此言，卽引易當作去如其來如，不費爾許詞矣。玉篇去下云：此亦作突。流下云：今作突，皆此一語誤。之，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其謬誤在許君之前，當與敘所云苛人受錢同斥許君必不煽其欲也。近有集鄭氏周易者，引秋官掌戮正義所引此爻之鄭注，疏本作突也，乃改而爲充，又自標經文亦作充，竟與許君同遭此厚誣矣。丑下云：時加丑，段氏改時爲日，非也。此自是漢人語說已。

見舖字下。

𠂔字隸丑部不可解。玉篇在肉部。以爲肘之古文。於理可通。廣韻則云食肉用說文也。

寅及古文𠂔皆不可解。積古齋。寰盤。𠂔。戊寅。爻。丁鼎。𠂔。繼。𠂔。皆與篆文相似。甲午。𠂔。與古文相似。仍不可解。疑𠂔爲𠂔之譌。

非卯二字。蓋特爲干支而作。非如它字之借用也。許說曰。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其詞甚直。不似解它干支字之委曲矣。蓋以日言之。則卯卯爲出作入息。

之時以月言之則非卯爲東作西成之時猶之宿有二十八而參農與壘同體亦特製之字不似它宿用借字必俟此二宿以爲農時矣而非卯之意難於仿像以製字故寄其象於門門開則出物與事無不出也門閉則入物與事無不入也與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同爲比象之詞矣苟以會意常例論之非字兩戶相背當是開字卯字兩戶相連當是閉字乃別製開閉字者知此特爲干支作也

巳字下凡兩說前說用也從反巳此許君謂其當屬巳部也巳已也巳止也用則行而不止也字形反巳字義亦反

巳也賈侍中說己意已實也象形此賈氏謂其當屬戊己之己部也己篆作己己則屈己之尾以入其腹是意已實之象也如謂己意之己仍是巳午之巳則巳者蛇也蛇之意其實不實那可也。

巳下云己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段氏謂以本字爲說解所據者祀下云祭無已也以己釋已遂謂其同字耳不知說文之例用某字爲聲卽用某字之義爲義然非會意兼聲並非形聲兼意者往往有之如禘下云禘祭也以帝之說曰諦也迅下云疾也以夙之說曰疾飛也鬲下云

齒分骨聲以列之說曰分解也躡下云舉足行高也以喬之說曰高而曲也跣下云蹈也以步所從之少說曰蹈也詰下云訓故言也以古之說曰故也話下云合會善言也而籀文作諡以會之說曰合也毅下云妄怒也以豕之說曰豕怒毛豎也毅下云戾也以韋之說曰可以束枉戾相違背也以上九事皆徒聲無義者而又非分別文一類且有似乎省聲者趁下云低頭疾行也而鎮下云低頭也是金聲卽有低頭意而必不可謂趁從鎮省聲也趕下云止行也而繹下云止也斲下云盡也盡則當止經典皆借畢

爲歟而畢自是田罔不得云趕從緝省聲也。詎下云聚謀也。叢下云聚也。以聚亦從取聲也。而不得謂詎叢從聚省聲也。粗檢首三篇。已得若干。設檢全書而細覈之。當得百數十事。從知字起於聲。聲卽是義。吉祥字必無悔吝聲。夸奢字必無狹小聲。此音理也。然則祀自從巳午字。而祭無已自是已止字。從可決也。且檢從巳聲之字。起追改祀祀。阢阢凡八字。徒聲無意。固無可憑。卽婚之籀文。夆本不可解。夆則以巳象其手足。均不足定巳午之非。卽已止字。乃若從已聲者。首台舛矣。相侶尤能凡九字。除徒聲者。

不計如猷爲獸之或體已非聲當是義蓋謂獸足卽當止也矣下云語已詞也汲古初印本已作以夫以已釋目而字又作以足徵以已皆目之變文初非已午字故史記用以已字者漢書卽用目字也孟子無以則王乎以無已則有一焉證之知以之卽已又曰陶以寡以者太也又可知以之卽已也況乎已部收目字而已卽以目爲義說文此類多有之工部云巧飾也巧字卽在本部也入部曰內也內字卽在本部也厚部云厚也桀部云磔也彙部云彙也兩部云覆也見部云視也火部云燬也夬部云凍也其說

解之字無不在本部而且內磔彙視四字卽繼部首之下而與老考轉注又非一類其目眼舟船頁頭岸犬狗手拳虫蝮卽是一物者不復計又況箕下云斲也部中祇一斲字也飲下云歡也部中祇一歡字也豶下云綴聯也部中祇一綴字也午下云悟也部中祇一悟字也與夫巳部祇一巳字卽用爲義者尤比例之至明者矣如以巳已爲一字則豶綴爲分別文飲歡屬轉注而箕之爲斲午之爲悟必不能強合爲一也○曷下云推也說已見前彌下云屨也此以異部重文爲說解之例不與此同○考古圖鄭

子鐘以用字作_レ已止字作_レ與段氏說合又毛詩孔疏引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或借似爲_レ也說文似作_レ字從目而讀詳里切亦可爲段氏說證。

醴下云泛齊行酒也廣韻同玉篇泛醴齊行酒均不可解闕之可也段氏謂是行徹之酒是俗所謂行貨也恐古無此語酌下云盛酒行觴也或者行酒卽謂行觴水經注江源可以濫觴將無亦可作醴觴與濫觴蓋卽曲水流觴之謂極形其小也

龔下云酒味淫也。醴下云酒味苦也。

集韻引
竝同

汲古刊改苦

爲長。玉篇龔酒味苦也。醴酒味不長也。廣韻龔訓如說文。醴訓如玉篇。案說文兩字當互易其說解。覃部覃長味也。從覃者。覃含深也。覃深視也。深乃長義之引伸。知玉篇廣韻醴訓不長者非也。然知說文作淫不作長者。蟬與醴皆余箴切。與淫同音。故知說文作淫以音說之也。至從譚聲之字。未有訓苦者。卽以玉篇爲據矣。此由寫者以二句相似。因互訛耳。

醴字玉篇又一說云。醴醕也。或作醴。是醴亦通醕。與醴醕

爲一物三名也。然玉篇醲亦蒲桂切。與唐韻蒲計切同。與醲亡一切不同。蓋顧氏謂醲字通作醲。不謂醲字亦兼飲酒俱盡義也。

醲下云私宴飲也。玉篇祇云私也。承用常棣毛傳。然則許君以私說醲。再以宴飲說私。遞相訓釋。本是兩句。段氏所說正合許意。而改易其文。則不得其句讀也。○又案私宴飲也。嚴氏據諸引以此爲字林。而謂說文本作酒美也。案玉篇醲私也。酒美也。知酒美爲兼義。如或以爲正義。則當與醇醲爲伍矣。自醲以下十一字。皆飲酒之字。不應有酒

美之字。又食部饌。燕食也。醜。私宴飲也。常棣毛傳。醜。私也。兩私字。皆備言燕私之私。燕食與宴飲一義。饌從食。故云食耳。其下卽引飲酒之饌。是不但食也。毛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飲。知醜與私皆燕之別名。小雅如食宜醜。說文無醜字。蓋以饌醜攝之。集韻饌或作醜。

醫下云。毆。惡姿。小徐作恣也。醫之性然。此二句一義。下句申上。

句。天下之精於一執者。其性多乖戾。醫其一也。蓋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亦其性本泥。乃精小道耳。又云。得酒而使從。西二句一義。使如君臣佐使之使。藥中用酒者多也。非謂

醫發酒如段氏說也。○醫字似當以酒正四飲爲正義而

以食醫疾醫爲借義酒正注曰醫內則所謂或以醜爲醴

凡醴酌釀醜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西省也疏曰

省者去羽從西省者去水案此則注疏毆字皆本作翳西字皆本作酒案此說似誤祇當是

從酉毆聲不當以爲從省亦不當如許君以爲會意也抑

司農之說酒正以內則而曰醫與臆亦相似上言音聲與酒相似則此

亦謂音聲相似也釋文臆本又作醜說文無醜或許君亦

謂四飲之醫當用臆之借字乎

巳下云巳爲蛇亥之古文下云亥爲豕或十二肖屬是時

已有之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所引說文近人以其爲唐本也
往往信之以改今本然不可信者居多謹分別說之五經
文字之可信者僭下云見虞書與說文人部說合竈下云
古孝反見考工記力救反見春秋足徵分竈竈爲兩字之
誤竈下云與甬同足知說文不收甬之故竈下云說文字
林竝作願知所見本無甬今本依禮增之也帑下云說文
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金帛所藏乃後人以
字林改說文也繼下云從巜反絕爲巜足正今本之誤全

全下云從亼下工。今經典相承用下字。或作全訛。亦足正
今本之誤。我下云從戈從子。子古垂字。蘭下云從苜。苜音
縣。踣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說竝見前。其不可信者。犖下
云作犖訛。然從雥聲。自諧無取乎加言也。夔夔下云上。說
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之夔。或係後人。屨入若夔字。
必不可解。費誓作棗誓。玉篇棗棗同出。而引說文自在棗
下也。寂下引說文。然說文作宋。辭辭下云。上說文中古
文下。籀文案說文。辭有籀文。辭不受也。辭有籀文。餽訟也。
安得合爲一字。又下云。山危反。行遲也。此說文又字音義。

也。又下云竹几反後至也。此說文父字音義也。部首既譌而兩部中字遂無不訛者。是可以各字證之。父部有干。干從父從干。其理爲順。父部無干。若作彖。則下半從非字之干。其理不順。再以舛部證之。設說文兩部互訛。則字當作舛。其部當在父部。後不當在父部。後再以父久久三部次第證之。三字相似。其形遞減。若父久久爲次。則不足見意。西部云音遷。說文作𠂔。案說文有𠂔。無𠂔。旁旁下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省邪增邪。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益盍下云。上說文案說文作𠂔。豈可以大爲久。公古冰字。

也。九經字樣之可信者，焮下云音毀火也。詩曰：王室如燬。今經典相承作燬。案爾疋釋言燬，火也。郭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疏引方言：齊言焮。廣韻同。然則郭氏旣云齊人語，則爾疋本是焮火也。引詩亦本作焮。與說文同。後人以今詩改之耳。此足證爾疋之譏，亦足證說文有燬之爲後人增也。闕下云說文從二夨，夨音戟，足徵夨字之爲後增。焮畏下云：鬼頭虎爪人可畏也。知說文篆本作焮。今本乃仿隸體改之。且云虎爪人，較今本多人字，乃爲賅備。吾前謂畏從焮省，蓋不誣也。其不可信者，書名字樣從手不

從木，已知其字學之疏，故其誤倍于張氏。案榛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案說文。案栗榛蕪初非一字。案刊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案識刊削亦非一字。扑下云：說文作撲。案說文自作攴，又卽是手。卜聲固同也。筮互下云：上說文下隸省。似今本互字係後增。然互象形，必是古字。且桓字從之也。禮下云：說文從冊。與夢英同。蓋別本。豐乃祭器。冊則典冊。意不甚協。積古齋嘉禮尊作冊。案冊與冊形似。蓋本作冊。小篆加山爲豐。猶冊加山爲豐也。忼亢下云：易曰：忼龍有悔。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忼慨。

也是忼卽今慷字。又引易者，乃借義也。亢，人頸也。是亢卽今吭字，豈可比而同之？又豈可不指言易而泛言經典？將經典亢字竝當作忼乎？蛇，蛇下云蝮也。上說文下隸省案，此是隸變不得言省。且說文正文作它，云虫也。廣韻同玉篇云蛇也。卽以重文爲說解。易下云誰也。其例同此。雖虫下云蝮也。唐氏似不誤。然言各有當，此虫不可以爲蝮也。說見象形篇。緇，緇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段氏已駁之。輻，輻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輻從畱，畱在艸部。從𠂔，從田，畱，畱之篆作畱。從之者，或作畱。苟作輻，是從畱矣。與夢英作畱相似。

舌舌下云。上說文。下俗字。案舌乃昏之隸省。非舌之俗字。高高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鐘鼎率作高。非由隸省。覓弁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覓之重文。𠄎。隸變作弁。若覓無由省爲弁也。晨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晨爲農之重文。大火星也。借爲晨字耳。𠄎。參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案說文。參。參竝收。參則隸變。何云不同。鼎下引說文云。和五味之寶器也。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爲木。離爲火。篆文木如此。析之兩向。左爲𠄎。𠄎音牆。右爲𠄎。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案又易以

下蓋唐氏語。然既象析木，又分爲月日，則是會意矣。騎牆之見也。說文亦無月字。𠄎要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本非從女。案要自由𠄎變之。𠄎變西者，猶𠄎變票也。下半本從女。𠄎字與說文𠄎不同。變爲𠄎者，殆初變爲𠄎如𠄎變恐也。又縮之斯成風耳。𠄎下云：按周禮，女子入于春臺。男子入于罪繇。繇字故從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案說文隸有篆文隸出，變爲士。敖字亦然。只是隸變何足致訾。然猶得曰重文後增。唐本所無也。至於隸字在隸部，安得從又持米。且春臺

乃與米字黏連而秋官罪隸所司無芻禾之事與地官春人稟人全無交涉特以女子二句僂語附會爲說得不謂之迂謬乎大抵唐宋人所引說文或彼此不同或一書而屢引不同可知其時別本甚多不歸一律直由魏晉以後傳述說文者不知爲說經之鈐鍵而視爲雜湊之字書故有許君不收之字而以意增之者不解許君之說而以意改之或以字林改之者是以爾雅疏所引未字說陋謬不通亦謂出自說文然則張氏唐氏所引猶之此也豈盡關其讀書粗疏乎

道光丁酉三月二十二日始輯此書百日乃畢割裂竄
易數過又艸一過十一月十二日乃畢已閱二百三十
日矣十月中攜至掖以質翟君文泉文泉曰拙著隸篇
但從舊說之是者不加駁難君何以不然余曰是吾所
望而不至者也說文駁伯山二事嘗疑其非許君語然
而不能學者則體例致然既非注釋全書而偶摘一事
言之不出所以說之之故則人不知所謂矣且著書者
每勇於駁古人而怯於駁今人謂今人徒黨衆盛將羣
起而與我爲難也然使羣起難我我由之講其非以趨

於是則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義之詞相難則人皆見之而我亦無所失矣況乎螢光自照蟻封自高得其所得聊爲怡悅詎謂與斯世競短長哉許書故在請自研窮我之說或能啟翼之非謂竟可障蔽之也知我罪我或可與許君遙質之爾王筠記。

受業內弟高光儒席珍通校一過